

中国篇

旧情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程德培 主编

Renjian Youqing



旧情

中国篇

程德培 主编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旧 情(中国篇) 程德培编

责任编辑 徐海燕 岑杰 装帧设计:陆震伟
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283 号)
发 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
排 版 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排版
印 刷 休宁县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8.375
插 页 2
字 数 192,000
版 次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0300
标准书号 ISBN 7-5396-0557-X/I·492
定 价 4.3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港台篇

今夜明月在荷塘	张曼娟	1
昨夜	李 昂	23
不老红尘	苏伟贞	46
佳话	方娥真	64
青春	袁琼琼	80
劫后	亦 舒	95
长巷	黄秋芳	110
长干行	朱天心	124

大陆篇

骑驴婆姨赶驴汉	高建群	145
哥哥你不成材	高红什	193
紫色的小梦	王 璞	235
绿雪	王凤麟	252

今夜明月在荷塘

张 曼 娟

发表会在台北市最新的大饭店举行，一出电梯，便见一直排列到舞台边缘的各式花篮。空气中浮动各种高级的香气，薰人欲醉。

舞台上的布幔还未拉起，暗红色的帘幕前方，放置着今夜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一只闪闪发亮的金盘奖。中国人参加日本服装界设计大奖，第一次获颁特别奖。

获奖的设计师，是三十岁的程嘉，服装设计界的传奇女子。

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四、五年间迅速走红，当然属于传奇人物，报章杂志不只一次报道她的崛起，极尽夸饰，强调她的不凡。先前，她还略提一提十一年前，初入此行的艰辛和孤寂，然而，撰稿者总一笔带过。好奇的人并不关心，那不重要。他们要认识的是个天才；是个一夜成名的美丽女人；是她丰富多彩的罗曼史；她的服装、发型和首饰；她豪华典雅的居所；她在舞台上的灿烂光华。他们的梦想，奢侈而遥不可及，她替他们实现。

他们为此而爱恋她、欣赏她，同时，也没有理由的忌恨她。

程嘉或许不是天才，但，她肯定是聪明的。她很早就学会使用媒体，展现一个众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程嘉——神秘的、冷靜的、永远走在潮流的尖端。

她选择了黑色，一种最高贵的单色，配合着丝缎般的长发，盈亮而透着智慧的黑瞳，每一出现在展示舞台上，如一道自天而降的黑绫，将所有的绮丽旖旎，尽皆覆盖；独留惊慑全场的绝艳。那绝艳其实是无所不能的灯光变化出的气氛，是烘托产生的效果。

舞台四面的镁光灯不停闪亮，面带微笑的程嘉眼前一片燃烧的白热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因为严重感冒，使她异常虚弱，四个小时以前，才拔下点滴管子。此刻，喧嚣的喝采与旋转的灯光，令她既聋且盲，感觉渐渐腾升起来，止不住的飘浮。

模特儿过来献花，并吻她的面颊。

她的笑容变得仓皇，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。求助地，她握住一双手，挣扎着，喉头极干涩：

“送我回……后台。”

在震耳的乐曲中，她的声音被吞噬了。

台上的模特儿为她表演；前后台的技术人员为她工作；记者为报道她而来；观众为欣赏她的才华聚集，她是今夜唯一的主角。

然而，此刻，她是如此惶恐无助。

掌声如浪潮击打岩岸，澎湃着，始终不疲倦。舞台中央的麦克风是调整好了的，所有的人都等待她说话。只要几句感谢，这场发表会就可以圆满闭幕，观众的要求并不高。

但，她不能，她首次感觉到无能为力。

千万不能在舞台上倒下来，她用残余的意志力命令自己机械地捧着花束，梦游似的后退，裹在晚礼服中的双腿迈不开，她第一次在灯光照射之下，显得狼狈。

舞台后方，站成一排的模特儿，感觉有些异样，不禁面面相觑。

跟随她最久的男模特儿赫尔靠近她，一双手揽住她纤细的腰肢，嘴唇微微开阖：

“你还好吗？”

程嘉竭力扭转颈子望向他。赫尔心中一惊，他从没见过，她眼眸之中，如此彻底的绝望与疲倦。

每一次演出都守在幕后的程珊珊扯开嗓门喊：

“熄灯！快！落幕——”

可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捧在胸前的花束颓然摔落在地上，支离破碎。

程嘉像一片黑色的羽毛，瘫软在赫尔的臂弯中，她在众多眼光注视下，摄影机清晰的焦距里，倒下。

赫尔将她抱到后台，珊珊立即冲过来，解开她背后的隐藏钮扣。

她感觉自己被放平了，她听见珊珊在慌乱中指挥，叫救护车、阻止记者摄影，然后，珊珊俯在她身旁，焦急地，擦拭她额角的汗水。

“姊？你怎么样？听得见我吗？你那里不舒服……”

珊珊的手停下来，怔了怔，而后移到程嘉的眼角，迟疑地为她拭泪。

“姊！”珊珊的声音有些哽咽：

“你怎么，哭了？”

怎么哭了？

程嘉也觉得诧异，已有许多年不会掉泪了。

而今夜，当她用尽所有的气力，也不能支撑，终于在舞台上倒下，无比的凄凉孤寂，缓缓笼罩包围。

再不必挺直背脊，人前装欢，就在意识逐渐撤离以后，辛酸自怜占据全部的情绪。她在泪水中纾解，被释放。突然觉得自由，天地辽阔无边，可以任意遨游。

躺在云端是什么滋味？

是一种极端的松弛与惬意，不必运用思考，只要感觉。在微风中悠悠荡荡，往上飘浮，高了再高……更高……还要高……起风了，她被吹得摇晃起来，四面八方都找不到攀附的凭藉，风更强，呼啸着掠过耳际。

她觉得寒冷、不安而焦虑，为什么要到这么高的地方来？这里并没有她要的东西。

可是，她确实是在这里，即使要离开也不可能。

“他们说，我要一直一直照顾你，我会在你旁边，保护你的。”那缺了半颗门牙的小男孩，说过这样的话。缺牙使他看起来爽朗快乐。

那男孩长大了，成为一个身形伟岸的男子。他不懂修饰，或是根本不屑。承自然造化之功，外加多年教育成果，质朴而不显粗糙；温和而不致细腻。只是，缺牙令他哀伤黯然。

长久的守候以后，他也离开了她。

程嘉在痛楚的呻吟中苏醒，旁边围着的人纷纷呼唤她。

这是在医院，程嘉转头寻到珊珊。

“姊！好一点没有？”

“我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医生说您太虚弱，刚才可能是缺氧。”顿了顿，珊珊带着笑意：“大概礼服太紧，妨碍了呼吸。”

站在病床两侧的女孩都笑起来，程嘉摇摇头，随之失笑。

“所以呀，程姊！我们平时好辛苦的。”最年轻的菁菁在一旁起哄。

程嘉微笑地，看着这一群美丽的女孩，每个都经她亲自挑选调教，洗褪铅华，则有着骄人的青春灿亮。

知道程嘉没事了，女孩们七嘴八舌讨论今夜的庆功宴。赫尔抱了一大束鲜花，和程嘉的经纪人一道走进病房。程嘉安静地接受医生的检查，“好好休息”的嘱咐之后，病房又欢腾起来。

“美不美呀？”赫尔指着花，有得意的神色。

程嘉微笑着，对他阖了阖眼，表示感谢。

“你们回去吧。”程嘉说。

病房中的细语低喃，变为一种嗡嗡地震动，令她晕眩反胃。

赫尔领着一群女孩离开了。经纪人陈文靠近病床，静静看着她，过了一会，轻声说：

“今天晚上的展示，还是成功的。”

程嘉缓缓转开脸，不说话。

“把身体养好，才是真的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……”

珊珊站在病床的另一边，几回犹豫，终究小心地问：

“报纸……”

“很难说，我郑重地拜托过他们，可是，阿嘉现在新闻性很高，即使不藉着这个机会大作文章，恐怕也一定要提一提的。反正……”

陈文仍不停地说着，珊珊专注而忧虑的聆听。这些都是程嘉的事，与程嘉有最深切的关连，可是，那些鲜明的字句，好像飘掠无踪的烟尘，无法凝聚成实质的意义。

她的眼光游移到窗外，看不见其他的建筑物。假若可以俯视，必然是万家灯火皆在脚下，而四周没有灯，月色清冷。

许久许久不曾感到如此孤绝。

正像多年前，从家里冲出来的那个夜晚，天地纵然辽阔，却没有她的容身之处。内部奔腾着一种毁灭的欲望，烘在脑门，令她隐于昏乱混淆。

巷口驶来一辆脚踏车，车灯刺眼地闪亮，几乎没有思索的时间，她迎上去，以全部的气力，作最后的拼搏。

煞车声尖锐地把黑夜划破，没有痛楚，没有尖叫，只有肉体结实碰撞地面的声响，甚至，也没有惊疑。

一切都应该结束了，十二岁的她以为。

因强烈的震动而昏厥，却又因猛烈的痛苦而苏醒。首先听见的是类似哭泣的颤抖声音：

“她会不会死？会不会死呀？”

路灯黄黄地笼罩，她费力睁眼，看见抱着她的人，白色上衣血渍点点，把眼光往上移，她有些意外，怎么会是这个人，傅家的男孩子。

傅太太和其他的邻居纷纷奔跑过来。

“妈！”傅彦辉喘息地：“我撞到人了。”

“是程家的女儿。”大人们惊怪地嚷叫：“珈珈！珈珈！你怎么样？”

他们把她送到附近唯一的小诊所，医生恰巧不在，倒把值班的护士忙得人仰马翻。

她仰躺在诊所唯一的病床上，银白色的灯光把周围景物衬得惨惨淡淡。她最明显的伤处在额角，一紧一舒的胀痛以后，几乎麻痹。但，在护士为她消毒并止血的时候，掠过新的、尖锐的疼痛，是不能负荷或解脱的，于是，她模糊地呻吟。

“这样长的伤口，还是缝一缝吧！”不知道哪一位太太说。

“医生又不在，怎么缝啊？”护士的口气透着不耐烦。

比较大的医院在城里，距离这小镇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傅太太急得拭泪：

“那怎么办呢？漂漂亮亮的女孩子，要是留个疤……”

“先止血嘛！把血止住就没关系啦！”这会儿，护士的口吻却又透着乐观的愉悦。

隔着薄薄的三夹板，可以听见傅太太斥责儿子的声音，大略是怨他车骑得太快，终于闯下大祸。

她专注地倾听了一阵，没有听见傅彦辉的声音。

伤口包扎好了之后，护士留她下来，要观察一段时间，确定是否摔成了脑震荡。

傅太太和邻居们先后离去，一面去取医药费，一面向程家通报消息。

家里不会有人来的，她知道。事实上，已经没有家人了。

睁开眼，正静静盯着她的是傅彦辉，原来他并没有走。他穿着白衬衫、黄卡其制服，八成是补习回来。他的唇部紫肿，取下口中带血的棉花，轻声唤：

“珈珈！”

那是他第一次呼唤她。她那时名叫程珈珈。

住在同一条巷子里，时常打照面，而她总不与他招呼。他原是热心肠，久了，也就慢慢淡下来。

但，她一直给他极特殊的印象。前两年，家里还用煤球烹饪，彦辉常在杂货铺里买盐、买油的时候，碰见瘦弱的珈珈一手拎一个煤球回家。她的小脸极平静，对这件吃力的事，仿佛没有埋怨，而那眉眼之间的神情，完全不属于孩子的。

傅家和附近邻居的煤球，都是杂货铺老板亲送到府，珈珈的继母和杂货铺老板娘早吵翻了，日常用品都支使珈珈去买。铺里的人暗地怜悯没娘的孩子，而珈珈的脸色一律紧绷，她受惯迁怒的罪，却又不是逆来顺受的温儒性格。

曾有那么一次，彦辉跟在她背后，眼看拴煤球的绳子断裂，煤球摔在地上，珈珈被嚇了一跳。

彦辉跑两步上前，不假思索地，只想帮她。他把煤球拣起来，还没有拿稳，珈珈劈手便把煤球抢进怀中，瞪着他的眼睛里尽是戒备不安。

“我、我……”他忙着说明。

珈珈已经飞快地跑开了，木屐声清脆地敲击在水泥路上。彦辉楞楞地站立，看着那个倔强的小女孩，突然发现那女孩所有的是如此纤小的双足。

被他撞伤的，偏偏就是这个女孩。半年前，她的父亲，最后一位亲人，也因肝病而去世。

怎么能撞上她呢？

他有着空前的愧疚，觉得这一次的意外，必当受到天谴。

“你痛不痛？现在……昏不昏？”

珈珈看着他，不说话。

“不要害怕，你已经不流血了。”

珈珈曾经非常害怕，从奔进医院，到父亲咽气；然后，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事了。

她遭受屈辱，满怀怨愤，拼命地撞上彦辉的车，激动、痛楚过后，此刻所剩余的，只有深深的疲倦。

“都是我不好！我真是对不起！”彦辉的眼圈蓦地潮红，十五岁的男孩。

珈珈再度闭上眼，突然觉得，不那么孤绝，至少，在床边就站着个背了黑锅的男生，景况之凄惨比她更甚。

彦辉为闪避她，扭转车身，撞上了围墙。她被车龙头扫到，收不住冲势，摔破了头角。

彦辉断了半颗门牙，她留下一道半月形的伤疤，因为这场灾难，使他们的生命之中有了一个共同的焦点，自此紧密纠缠，长达十八年。

今夜，躺在医院宽敞的病床上，却与任何人都没有干涉。

程嘉，不再是父母双亡，饱受继母欺凌的程珈珈。这是一段多么艰辛漫长的路，她有些疑惑，自己真走过来了？

许多个坐在故乡荷塘畔的夜晚，她惧怕自己熬不过明天，彦辉总陪在身边，他一直不肯把缺掉的半颗牙补好，每一张开嘴，就给人突兀的诧异。

若是看惯了，淳厚自然焕发，倒完全没有滑稽的感觉。

“你干嘛不把牙齿补起来？”他们刚熟识的时候，她忍不住这样问。

“你脸上的疤也补不起来。”

“是呀。”自从额上添了伤痕，她开始意识到美，语气中不免淡淡惆怅。

傅太太早带她去剪了浏海，并夸赞了浏海漂亮。

“可是，你的疤不难看。”彦辉认真看着被风吹散发丝，显露出的饱满额头，一道比肤色深暗的印记。

他专注地思考，然后说：

“像一个月亮。”

傅家的人，自从那件事以后，都觉对她愧疚。她因与傅家人结缘，得到少许温情；重建信心。

她看着身旁剃短头发的男孩，眉间宽阔，五官舒整。长手长脚地，把自己安措在她身边。她突然有些说不清楚的感激，禁不起他的全心全意，于是，皱起鼻子，她说：

“好丑陋！丑死了。”

“一点也不丑！真的。”

“我说你啦！说你的牙齿！”

彦辉松了一口气，跟着促狭的她一道笑起来。笑着，伸长腿，拖鞋荡在池边。

“反正，我也不嫁人！”

“是啊！我要嫁人，你怕我嫁不出去，是不是？”这种玩笑，有一段时间常挂在嘴边，后来，突然就不再提了，当说起来不再有趣，却有微妙的紧张。

“我不怕！”彦辉说，他是拿大人们的戏谑当真的。大人们说，把珊珊撞得破了相，你得好好照顾她。

珊珊是他的责任，他不怕担负责任。

“要是你撞到别人呢？”

“一样啊……一样嘛！”

她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怎么这个十七、八岁的大男生，全没有主观审美概念。她不喜欢自己在他心中，和别人都一样。

怎么可以一样？总有一天，要不一样的。

要不一样的……

“姊！”珊珊的声音好近好近：“姊！你做梦了？”

程嘉睁开眼，微感燥热，病房内的灯已熄灭，月光从窗外投射进来，将白墙染成凉凉的蓝。

珊珊靠在床边，担忧地望着她：

“是不是很热？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

程嘉摇摇头，想坐起来。

“我来！”珊珊敏捷地，寻找病床的调整杆。房内光线不足，但她没有开灯。这两年来，程嘉习惯把自己置于黑暗中，珊珊习惯去配合她。

程嘉的背部被抬高，她看着珊珊开启健康饮料，倾倒在玻璃杯中。

她接过杯子，握在掌中的冰凉直沁心脾。

“你没回去？”

“我在沙发上睡。”

“我已经没事了，现在，几点了？”

“三点多。”

“珊啊！”片刻以后，她说：“你睡吧！”

程嘉再一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

珊珊躺在对面沙发上，外套滑在腿旁，蜷着身子，沉沉地舒眉熟睡。

程嘉凝望这张晨光中的脸庞，竟有一种往常被她忽略的优柔之美。

她忽略的其实很多，包括：这几年来珊珊如何费心为她安排生活上的事务；如何委屈自己容忍她的恣情任性……五年了，她怵然而惊，珊珊竟然陪伴了她这么多个日子。

她记忆最深刻的，仍是那雨后的黄昏，被彦辉领来，发长垂肩，瘦怯怯的女孩，惶恐谨慎，白衣黑裙，低着头，站在客厅

一角。

程嘉一眼便看见珊珊手臂上缠的麻，胸腔中沉埋许久的情绪澎湃汹涌，急破而出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珊珊的妈妈，过去了。”彦辉说，紧紧盯着她看。

过去了，那么快就过去了。程嘉猛地洩了气，这样长久而巨大的阴影，一夕之间，消解无形。

曾经，程嘉想过，她和继母是怎样一段因缘，她们选择了对方为不能相容的仇敌，倔强的争斗近二十年。后来，她恍惚地感觉，对手只是个假想敌，真正竭力抗争的，其实是命运。

从瑟缩悲戚的珊珊身上，程嘉见到那股支持她不断奋斗的恨意与力量，格外清晰鲜明；而又非常淡远不真。

——克死了你妈你爸，巴不得克死我！该死的，你怎么不死啊——珊珊冲向墙壁，她的头发被揪住，整个人离了地。

“干什么？要死就死在外头，别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！”

那年的那个晚上，她再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，十二岁的女孩，全心全意寻死。

“珊珊没什么亲人，我带她来找你。”这一刻，彦辉带着珊珊来，静静等候发落。她恨继母时，连带珊珊一块儿，尤其珊珊不是程家的女儿，却姓了她的姓。

她不肯唤继母一声“妈”；珊珊却从进她家门开始，便亲亲热热地唤她父亲“爸爸”，这一点她也恨。

“你们姊妹俩，要是齐心协力作个伴，也很好。”彦辉再对她说。

她一动也不动，中蛊似的，眼望向他们，却象什么也看不见。

彦辉暗暗叹口气，伸手扶住珊珊的肩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程嘉正努力让自己挣脱一场冗长焦苦的梦魇。彦辉注视着她的眼神，混合着了解、怜惜与痛楚，因她终究不能挣脱。

“等等！”当他们走到门边，她出声阻拦，慌张地：

“你带她去那儿？”

彦辉缓缓回身，坦白地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珊珊要住在这里。”她发现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种囚禁多年，突遭释放的松弛，微微颤栗。

她已经不再恨死者，怎么还能恨这个与她冠上同姓的，
孩？

她送珊珊去补习，以专科毕业的学历，考入大学夜间部，珊珊选择了日文系。

到日本去的时候，珊珊变成她的代言人，但她一直不觉得珊珊早已脱离她的庇护，反而成了她的监护者。在她记忆中停留的，始终是站在墙边，局促不安，等待她来判决命运的程珊珊。

当她每次站在伸展台上，站在辉煌灯光与热烈掌声中，珊珊总在韩幕之后，在黑暗角落里，为她留意张罗所有事务。

程嘉走回病床，抱起薄被，小心地替珊珊覆盖，她将每个动作放得轻悄，不愿惊醒珊珊。

珊珊还是醒了过来，睁眼看见程嘉，紧张地翻身坐起。

“姊！你怎么样？”

“我没事了，你再睡嘛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也不困。”

珊珊发现身上的被单，有些诧异。她们两人坐在沙发上，